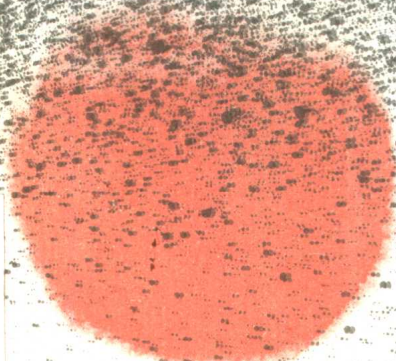


驱散浑浊的迷雾

艾国文 黄伟英等著



群众出版社

驱散浑浊的迷雾

艾国文 黄伟英等著

群 众 出 版 社

一九八〇年·北京

内 容 简 介

本书收有《驱散浑浊的迷雾》、《沅水奇尸案》、《一尊金佛像》等五篇具有中国民族风格的侦察小说。这些小说没有单纯地追求情节的扑朔迷离，而是力求于曲折中见深刻。歌颂了那些为保卫祖国和人民利益而日夜辛劳的民兵、治保委员和公安战士。

驱 散 浑 浊 的 迷 雾

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6.125印张 130千字

1981年1月第1版 1981年1月山西第1次印刷

数印：000001—100,000册 定价：0.46元

目 录

白盈盈之死	林 啸(1)
一尊金佛像	岑之京 王文锦(30)
沅水奇尸案	杨容方(62)
三闯珊瑚潭	李凤琪(102)
驱散浑浊的迷雾	艾国文 黄伟英(145)

白 盈 盈 之 死

林 啸

“未婚妻”的失踪

去年七月十五日，我在公安学校毕业后，分配到市公安局侦察队。报到时，接待我的是侦察队的张队长。张队长名叫张明，四十岁左右，中等身材，瘦削的黑脸膛显得稍微有点长。可能是经常用脑过度吧，头发已经花白了。

等我休息片刻后，张队长拿出一大叠材料，拍拍我的肩膀说：“先熟悉熟悉情况，工作嘛，有的是……”

我正在看材料，突然门铃声大响，张队长大声答道：“进来吧！”

房门推开了，值班员领着一位年约二十四、五岁的青年人进来，他一进门，就着急地对我们说：“同志，我……我的盈盈失踪了……”泪水在他的眼眶里打转。

我们听得莫名其妙。张队长搬过来一张凳子，对那青年人说：“有事坐下来吧！”

那青年默默地点点头，坐了下来，继续说：“我叫袁进兴，是市机修厂工人，住在老街路18号后座三楼。我……”他脸红了一下，支吾着说。

“你直说吧。”张队长温和地说。

“我……的未婚妻，不，不叫未婚妻，该称是女朋友。”袁进兴低声说，“我的女朋友叫白盈盈，今年二十三岁，住新华街二十号。昨天晚上出去到现在，都没见她回来，我到过她的姨妈和工友家，还是没见她的踪迹。”说着，几滴晶莹的泪珠落在他那张清秀的脸庞上。

“她昨天什么时候离开家里？”

“听说是在晚上八点多钟出门的。”

“她没有说是去哪里吗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我想她可能是什么都没说，不然的话，我们哪会找不到她呢？”袁进兴泪汪汪地回答。

袁进兴离开后，张队长敲着桌子说：“奇怪，那桩盗窃案还未破，白盈盈又失踪了。”

“什么盗窃案？”我好奇地问。

张队长便简略地对我说，三天前，市机修厂财务科发生了一宗失窃案，保险柜里的一笔基建用的现金不翼而飞。案件发生后，市局保卫队去勘查了现场，发现现场的门、窗等出入口都未见遭到破坏，也没有爬蹭等痕迹。一切都与以往一样，房门还是锁得好好的，铁柜门锁也没发现异常现象。据此，初步判断是内窃，而且推定作案者是用钥匙打开房门和铁柜，取走六千多元现款的。

张队长刚说完，我马上问：“那与白盈盈有什么关系呢？”

“哦，刚才忘了告诉你，她是厂里的出纳员呵，而且钥匙……”张队长没解释完，办公桌上的电话急促地响了起来。

“我是张明！”

“……刚才，一个叫王芳的农民在西郊五亩塘的莲藕塘里劳动时，发现一具死尸！……”话筒里传出的声音，连我们也

听得见。

“我马上就来！”张队长缓缓地放下话筒，右手按着电话机，左手扶着桌沿，眯缝着眼睛凝神静思。一会儿，他睁开眼，离开桌子，重重地按了一下叫人铃，然后笑着对我说：“李小峰同志，你如果不觉得累，我想带你去看看现场。”

我连忙表态说：“我不累，我不累！”

这时，一位叫小黄的侦察员走进来说：“队长，出发吧！”

藕塘里的尸体

我和几位侦察员跟着张队长跳出了汽车，来到了五亩塘莲藕地的尸体旁边。张队长向发现尸体的那位农民和保卫现场的人员询问了情况后，走进了藕塘，用手扒开了盖在尸体上面的塘泥，挖出了一具裸体女尸。尸体的肚子上绑着一块压尸用的大石头。小黄剪下绑尸的绳带，洗净一看，是一条白色的布条……

另一位侦察员拿出照相机，拍照了尸体照片，拿进车里冲晒去了。



张队长详细地检验了尸体，然后，又详细勘查了现场和周围一切可能留下犯罪痕迹的地方。可是，现场上除了尸体、石块和捆尸的布条外，别无其他犯罪痕迹。

也不知过了多久，只听张队长说了声：“行了，我们走吧！”

在归途上，我瞪着茫然的眼睛，试探地问：“张队长，这现场没有脚印、指纹，只有一具无名女尸和一条布条、一块石块，你看这案子……”

“你是想问我这个案子该怎么判断、怎么进行侦察吗？”他好象看透了我的心，笑笑，接着扭头向小黄说：“小黄，你给他分析分析。”

“好吧，那就试试吧！”小黄想了想，说：“从尸体检验情况来分析判断，死者年约二十四、五岁；皮肤嫩滑，手上无茧，掌纹细密，肩部无异状，可以断定她不是从事农业劳动的人；从尸体的颜色看，死亡时间大约是昨晚十点钟左右；尸体颈部索沟有明显的皮下出血，说明死者是被扼颈窒息致死；尸体检查还发现死者曾被奸污过。据此推断此案可能是一宗因奸情致死，杀人灭口的奸杀案。另外，从掩埋尸体的现场看，该现场并不是杀人的第一现场，是属于移尸现场。由此推想，杀人现场应该在距离埋尸现场不远的大铁桥附近……”

“你有什么根据呢？”我刨根挖底地问。

张队长笑着指了指车外，对我说：“大铁桥来往的车辆多吧？”

“大铁桥是主要交通线，经过的车辆哪会少呢？”我回答说，“可这与你刚才所说的又有什么关系呢？”我不解地问小黄。

“当然有关。”小黄朝车外指了指，说：“大铁桥白天行人众

多，车辆来往不息，罪犯是不敢在这里作案的。可是到了晚上，这里黑暗而且僻静，罪犯才敢作案或移尸。按罪犯的心理来推算，他们是不敢作远距离移尸的。这不就证明杀人现场与埋尸现场距离不远么！”

“噢！”我恍然大悟地叫了一声，喃喃地自语：“案情是这样进行判断的……”

出访第一家

回到办公室分析了情况后，张队长又领着我和小黄去老街路找袁进兴。

小黄在十八号后座三楼敲了一下门，一位六十多岁保姆模样的老妈妈打开了门，问：“你们找谁？”

“我们找袁进兴同志！”

“请进，他在家。”老妈妈朝里指了指，我们走进了袁进兴的客厅。

袁进兴听见我们来访，从房间里迎了出来，热情地招呼着：“张明同志，请坐！”

我们一字儿坐在沙发上。

袁进兴给我们每人倒了一杯茶，也坐了下来。张队长环视客厅，只见陈设讲究，窗上挂着翠色软纱窗帘，窗口下摆着一盆印度出产的午时花……接着问：“你父母呢？”

“他们都分别被派到外地学习，哥哥姐姐都在外地工作，所以现在家里就剩我和保姆两个人。”袁进兴说。

张队长点点头，轻声说：“有些事情想和你谈谈……”边说，边从手提包里掏出一张经过美容整理的女尸的头部照片，

递给袁进兴，说：“你看看，这个人认不认识？”

袁进兴走上前接过来看了一眼，吃惊地嚷了起来：“这不是盈盈吗？”

小黄说：“你看清楚一些，别认错人了。”

袁进兴争辩着说：“她就是烧成灰，我也能一眼认出她！”
接着他急切地追问：“她现在在哪里？为什么不回来？”

张队长盯着袁进兴，平静地说：“她死了！”

“啊！”袁进兴发出一声惊叫，白盈盈的照片从他手中滑落到地上。他瞪着呆呆的眼睛，喃喃地说：“她死了！她死了啊！……”说完，眼睛眨了几下，一眶泪水顺着脸颊流了下来，接着他悲痛地喊了一声：“盈盈！……”便神经质地抓住自己的头发，冲进了他的房间，朝床上一倒，捧着脸把头埋在被单里，低声地啜泣着……

一串保险柜钥匙

离开袁进兴的家，我们往新华街二十号白盈盈的住宅走去。路上，小黄告诉我们，根据派出所同志反映，白盈盈的父母双亡，有一姨妈在本市，一弟现在外地上大学。她平时生活作风正派，工作积极负责。到达新华街二十号后，张队长打开了房门。这是一间十平方左右的房间，一切都摆设得很整齐，看来白盈盈是个爱整洁的姑娘，只有那张书桌上蒙上了一层薄薄的灰尘。桌子上的玻璃板下，压着几张白盈盈的照片，其中一张最为动人：蛋型的脸上配着一双会说话的大眼睛，端正的鼻梁下，一张小嘴在微笑着，嘴角上泛出了两个小酒窝。“这姑娘真漂亮呵。”我看了不禁自语道。

“正可能是她长得太美，才会身受污辱，惨遭杀害的！”小黄议论着。

张队长把右手食指朝嘴唇上一竖：“嘘！我们开始工作吧！看看她与那些人有过书信来往。”他转过头来对我笑着诙谐地说：“也就是人们常说的，叫做找袁进兴的情敌。”

“那么这个案子可以肯定是奸情杀人罗？”我问。

张队长神秘地笑着说：“我不排除这些可能性，但我也不能作是或不是的肯定。因为罪犯是一个活着的人，而且是一个有思想的人。作案者根据他的想法进行犯罪，那么案情的性质也往往是会起变化的。”他叫小黄打开所有锁着的锁头，开始了认真的工作。

小黄拉开办公桌的一个抽屉，从里面拿出几支串在一起的铜钥匙，说：“这串保险柜钥匙……”

这时门外响起了敲门声，张队长示意小黄去开门。

房门口出现了机修厂的党委书记老钟和年青的财务科长小陈。

张队长赶忙走上前去，跟他们握了握手。

老钟说：“我接到你们的电话便来了。小白出了什么事吗？”

张队长从小黄手上拿过钥匙，递给老钟，说：“你找一个人接替小白的工作吧……”

小陈打断张队长的话，猜疑地问：“她被捕了？”

“不，她死了。”小黄说。

“啊！她死了！怎么死的呢？”老钟、小陈异口同声地惊问道。

“详情以后再告诉你们。你们现在是不是先回去处理一下

帐务呢？”张队长边说，边从一个抽屉里拿出一本笔记本，翻了翻。

老钟点点头，拿着钥匙准备走了。

小陈却向着张队长说：“我还是想问一问她是怎么死的？是自杀，还是他杀？”

“是他杀！”张队长停下翻动笔记本的手，肯定地回答。

“哦！”小陈吁了一口气，接着又内疚地说：“如果她是自杀，我可能也要负部分责任的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我奇怪地问。

小陈咽了咽口水，说：“三天前，失窃案发生后，领导叫我找白盈盈问问钥匙的保管情况，她始终坚持说：‘白天钥匙不离身，晚上锁在房子的抽屉里，任何人都拿不到钥匙。’由于我追问得紧，她又作不出其它解释，结果被问哭了。我当时并没有怀疑她，因为我曾经追求过她，并对她的情况作过详细调查。我看她急得直哭，便叫她回去想一想，看能不能回忆到一点线索。唉！谁知她今天竟然死了！”

大家都沉默不语，过了一会，小黄问小陈：“除你以外，还有哪些人追求过她？”

张队长目光炯炯地注视着小陈，小陈答道：“机修车间的何强和袁进兴都追求她。何强的性子较暴躁，办事比较鲁莽，曾热烈追求过白盈盈，她也曾客气地应酬过他，后来袁进兴认识白盈盈之后，白盈盈便完全没有理何强了。”

老钟和小陈告辞后，张队长在低头沉思，小黄却滔滔不绝地说：“从小陈所说的情况看，何强这个人应值得我们注意。在恋爱问题上受到的刺激，最容易使人达到疯狂的程度。何强从白盈盈对他的冷淡而对袁进兴的亲热，心理会发生变态，

会由对袁进兴的嫉妒发展到积怨，也会从爱恋白盈盈转变为对她产生恶感，这就完全有可能使何强发展到用暴力占有白盈盈，以此对袁进兴的胜利予以报复。可是，在他实施犯罪的过程中，遭到了白盈盈的反抗，并惧怕白盈盈被侮辱后会去告发他，从而发展到杀人灭口。”

我听了赞同地说：“这有一定的道理。”

张队长起初没表态，过了片刻，他才说：“这样吧，小黄，你马上去了解一下何强昨晚的情况。”

盈盈的日记

小黄走后，张队长继续一页一页地翻动着手中的笔记本。

我走到白盈盈的书架前查看，她的藏书可真多。我随手拿起一本地方文艺杂志翻了一下，只见有些书页里的一些精彩描写被打上一道道的红杠杠和旁注，我心想，她一定是位具有相当文化程度的文艺爱好者。

我转回身看了看张队长，只见他头也不抬地继续阅读着，我正要探过头去看时，他把笔记本递了过来，我一瞧，原来是盈盈的日记本，上面写着：

.....

五月十一日

昨晚歌舞散场时已快十一点了，四周一片漆黑，雷声阵阵，看来一场大雨就要降临了。我赶紧骑上单车，心想：“快走！下雨之前要赶到家。”

当我通过新兴路十字路口时，突然发现右侧方向有一辆飞速前进的单车，向我的单车冲了过来，因双方的车速都很快，大家都不能刹住自己的车辆，只听“乒”一声，我顿觉眼前一黑，连人带车被撞倒了……当我苏醒过来时，已经是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了，而且左手绑着绷带……

今天早上，医生告诉我，是一位叫袁进兴的人把我护送到医院的。

……………

那位叫袁进兴的人来看我了，这时，我才知道他是一位青年人。他见我坐在床沿上，脸上显出了欢乐的笑容。他从身后拉过斜背着的挎包，从里面掏出了一些苹果和一瓶炼乳，轻轻地放在床头柜上，说：“……弄点牛奶给你喝吧。”

我怀着谢意摇摇兴。沉默了一会，他说：“我已打电话告诉厂里给你请假了，你就安心休息吧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我的工作单位？”我诧异地问。

“我和你是同单位的，只是你不认识我罢了。”

我不好意思地说：“我把自己整天关在办公室里，和厂里的职工认识不多……你在哪个车间？”

他笑笑说：“机修车间。……你好好休息吧，我改日再来看你。”说完，转身大步朝门口走去……

六月三日

出院上班后，袁进兴每天下班时总在厂门口等我。今

天，他竟然来到财务科，偷偷地塞给我一张电影票。我当时感到脸上一阵发热，心象藏着一只兔子似的蹦蹦地跳着……

六月十六日

昨天，我患重感冒，持续四十度的高烧，使我的脑袋象灌满了浆糊和铅似的迷迷糊糊、昏昏沉沉，卧床不起。袁进兴来了，他为我熬粥、煎药，整整侍候了我一天……

今天，他向我表示了爱慕之情，我当时没有表态。我对他的印象很好，但是，总不能以印象代替了解，我对他的了解还是很少的，还必须对他进行详细的考察和深入的了解。记得妈妈临终时一再叮嘱我：对待自己的终身事要谨慎，千万不要轻率行事。

六月三十日

今晚，我与小袁在大铁桥又一次会面。这是我俩会面的老地方，四周很幽静，不时飘来莲塘的荷花香。可是，真没有想到，在我们谈话时，他竟然会抱住我，向我求欢……这真是太意外、太突然了。顿时，我的心在剧烈地跳着，我推开他，口吃地对他说：“别……别这样……”

我的心，只能献给我志同道合、与我携手并进，共同建设祖国、建设美好家园的人。如果事实证明小袁是合乎我的理想的，那么我的心早晚都是献给他的，否则，

我决不会拿贞洁去报恩……

七月十三日

今天，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，当我打开保险柜时，保险柜里的六千多元基建用现金不翼而飞了……

公安局的同志和小陈来看了现场，从小陈跟我的交谈中，我感到他们判断柜子是用钥匙打开，拿走现款的。虽然他没有说这是我自盗但他却明确表示：案犯隐藏在我的身边，要我从身边的亲近人中回忆，查作案人。我身边的亲近人只有两个，一个是姨妈，姨妈是绝对不会干这种事的；第二个算是小袁，难道……小袁是我的恩人，难道在热烈追求着我的恩人会来害我么？这是不可能的……可是，用钥匙开锁……唉，用什么去证明自己是清白的呢？……我实在想不出，只好躲在房间里埋头痛哭……

小袁赶来了，他劝慰着我，我将今天的事情及小陈的意见、我的想法都坦诚地告诉了他，一会儿，他见我渐渐平静下来了，便不安地匆匆地走了……

……

我们看完日记，再次检查了房间，便回公安局了。不久，小黄也回来了。张队长双眼紧盯着小黄，期待地问：“怎么样？”

小黄看了张队长一眼，缓缓地说：“……何强在昨天晚上，与同屋青年周进等四个人打了一个通宵的扑克，他的

嫌疑可以排除。”

“嗯！……”张队长沉思起来。屋子里寂静极了，静得连手表的“嘀嗒”声都听得见。过了约莫一支烟的时间，他双目闪出光辉，走到小黄跟前说：“我们的侦破工作只有从那条布条上展开了，你们现在先去解剖、研究一下，看看能否找出一些破案的线索……”

“那么，你呢？”我问。

“我要去机修厂看看保险柜，帮白盈盈澄清一下，使冤魂能得到一些安慰……”他说。

布条的妙用

我跟随小黄到了技术室。

小黄拿出了那条捆尸的布条，这是一条四尺来长，一公分半宽，零点三公分厚的全新白色布带子。小黄用剪刀把带子剪下一截，左手拿一支不锈钢的镊子，右手用一枚锥子，把这截布带给拆散了。它是用质疏而薄的白纱布折叠成三层车缝成的，布边上出现有棕红色的印花线。从拆下来的布看，它不象是一般缝衣服时裁下的边角料。经多能电视机的检验，车缝布带所用的线，也不是车衣服的木纱团线，而是四十二支的白纱……

不多久，张队长回来了，他走近小黄问：“怎么样？”

小黄将情况向他汇报了一下，张队长又详细地察看了那被解剖拆散的布条，肯定地说：“这是一条纺织行业的专用带。案犯有可能是纺织行业的人，或是接近纺织行业可以取得这种布带的人。”他沉思了一会说：“我们到纺织公司调查